

温靖邦 等著

女经理的悲欢

传奇选粹丛书

目 录

福尔摩斯式的人物·····	温靖邦	(1)
抬错了的花轿·····	傅秀洪	(65)
女经理的悲欢·····	罗 南 曾道君	(147)
秀 姑·····	罗学莲	(235)

福尔摩斯式的人物

一、惨案发生之后

1977年暮秋的一个夜晚，寒风料峭，落叶萧萧，天黑得令人恍若置身墨水染透了的海底。这样的夜晚在野外行走，真会使人疑神疑鬼，不寒而栗的。

八点过钟，S县公安局的刑侦员们和法医乘着吉普飞速驶往城外。——城外一所破败的火神庙后发现了一具女尸。他们赶到时，见死者的嘴和眼都大张着，使人感到她生命的最后几秒钟是在极度的惊恐中度过的。她旁边的一滩血尚未完全凝固，显然是遇害不久的。于是他们立刻对尸体、现场进行查勘、鉴定，搜集、制取犯罪遗迹；于是展开了紧张的侦察、分析、研究；于是破案了。

然而中途杀出了个程咬金。

破案后的数日下午，县公安局刑侦股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议论这桩轰动全城的副局长郑雷的妻子覃珍被暗杀的案件。凶手付云已拘捕，且已供认不讳，按说完全可以报请上级结案议刑了。但付云母亲向省里提出了申诉，省里拟派省

公安局某处副处长程沂于最近来复查。程沂是本省政法界的知名人士，就是在全国也很有名气。这不仅是因为他曾著有《犯罪对策学》，而且还因为他侦破过不少疑难案件，推翻过不少有名刑侦专家的错误结论。

“省里也真是，仅凭罪犯母亲的一纸申诉就派这么个大名鼎鼎的刑侦专家来，要都这样，那还了得！”一位名叫齐宇泽的公安干部嘲笑道。

他说罢惬意地吸了一口烟，把两腿舒适地往写字台下打直。

“听说是程沂主动争取要来的。能引起他的兴趣，说不定这案子真有什么问题！”股长徐不名沉思道。这是一位将近五旬的汉子，瘦长瘦长的。由于几十年的公安工作，他的眼睛里会时不时射出一股冷峻、沉思的光。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属下齐宇泽。此人不到40岁，白白胖胖，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洁。齐宇泽是那种“豁达大度”的人，他喜欢一切都顺水行舟，宁肯让人嘲为无能，也不愿去冒任何一点小小的风险。

“郑副局长亲自挂的帅，你也参加了侦破小组，罪证确凿，你还拿不定主意？”齐宇泽嘴角上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慢悠悠地说道，“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他本来想说“不要太迷信程沂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用香烟塞住了自己的嘴。

“唔。”

徐不名似乎有点赞同齐宇泽的意见，但对程沂的崇拜，又使他摇了摇头。

“不过……既然程沂有兴趣来，省局党组又同意派他来，这中间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吧？”

“当然，当然，但是……”

正当他们在这小城里议论程沂的时候，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省城的程沂，也在自己家里议论着他们。

程沂那间宽敞舒适的房间里，除了他本人外，还有两个人陪着他：一个是他妻子郑娟，另一个是他妻弟——徐不名的上司郑雷。郑雷穿着公安干部的制服，头发向后梳着，微呈波浪型，乌黑发亮，加以他面色红润，体魄高大强健，一点也看不出是四十多岁的人。程沂却要比他矮一头，只能算个中等身材，而且开始在发胖，两鬓已出现了几根白发，眼睛细而长，仿佛随时都在瞌睡，这就使他与妻弟的仪表相形见绌了。但他也是讲究衣着的，虽不大穿公安人员制服，却喜欢剪裁合体的高质地服装。此刻他正在询问妻弟，徐不名他们对覃珍一案的意见。

“听说你要亲自出马复查，他们有的认为没这个必要，有的无所谓。”

“那么你呢？”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郑雷皱了皱眉，沉吟着。看来，妻子覃珍死于非命的最初几天给他造成的悲痛已经过去，他已能完全冷静地思考问题了。他苦笑着说：“案子是我主办的，我当然坚持我的结论。可是既然你这位大专家都产生了怀疑，那……不过，我相信你最后还是会同意的！”

“唔，也许会。”

程沂漫不经心地回答。郑雷看出，他并不怎么赞成自己的话，不禁笑着摇了摇头，好似说：“你这个人啦，真是！”

程沂的岳母端着两大盘热腾腾的炒肉丝进来，一边责备着女婿、儿子聚在一块就谈工作，也不说好好休息；一边吩咐女儿郑娟去帮着端菜、端酒，张罗开饭。岳母是跟着女儿女婿过的。她生过三个男孩，前两个解放前就死了，只最小的一个郑雷躲过了三灾八难，熬到了新社会。有点旧脑筋的人都是看重儿子的，特别是丈夫去世得早，她对郑雷就格外钟爱了。喝酒、吃饭的时候，老人家总是情不自禁地往郑雷碗里夹他喜欢吃的油炸花生米和香肠。

“妈妈总是偏心，”程沂故意皱着眉苦笑道。“好象我们就不爱吃花生米、香肠！”

“你早就吃饱了，你看！”岳母嘲笑道，说着指了指堆满烟头的烟灰缸。老人记得，早晨她就倒掉过一缸。

郑雷摇了摇头，苦笑道：“你这老习惯是改不掉了！”

他知道程沂的这个脾性：一进入某件案子，他便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不用火柴，而用吸剩的烟头去点燃下一支烟。以至他一旦进入了某间屋子，用不了多久，整间屋子就烟雾缭绕，宛若仙境琼阁。

“没办法，这是我难以改掉的两大习性之一！”

“两大习性？那另一个……”郑雷不解道。

“喜欢别人称他为福尔摩斯第二！”郑娟给两郎舅斟满酒，扁着嘴讥讽道。

“不不，这个必须澄清！”郑雷放下酒杯，替姐夫辩

解。“他不愿过问一般案子，那是二三流角色干的，他喜欢抓疑案，疑峰秘洞越多他越有兴趣。这点他的确象福尔摩斯！有的地方，我看福尔摩斯也不一定能超过他！”

程沂放下筷子，高兴地拍了拍郑雷的手背，得意地说：

“诚哉斯言，还是雷弟懂得我！搞疑案，的确是我的习性，这比烟对我的吸引力还大！比如覃珍一案，的确相当复杂，可就很合我的口味！”

“看你！大家心里刚好过一点，你老提它干什么！”郑娟小声责备道。

这句话就象闸门一样，把大家的话都关住了。大家默默喝酒、吃饭。半晌，程沂狠狠地说：

“光是难过没用，重要的是抓紧搞清案情，挖出真正的凶手！”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两眼射出曾使很多阴谋者不寒而栗的光芒。郑雷放下筷子，略一思索，恳切问道：

“你断定付云不是凶手？”

“现在能下这样的结论吗？”

“我觉得你倾向于彻底推翻我们的结论。”

“谈不上彻底推翻，目前还只是怀疑。”

“你了解付云吗？”

“了解，我调看过他的档案，县医院医生，一九四七年生于C地。其父曾任A省省委秘书长、本省省委副书记，一九五九年定为彭德怀分子，一九六七年自杀。”

“我指的不是这些，我是说他和覃珍的那段关系！”

“了解。”

“你还知道他曾扬言要杀我和覃珍吗？”

“这些都足以使付云成为重点考察对象，但不能成为定罪的根据！”程沂顿了顿，抚着郑雷的手背，恳切地说：“妻子和别的男人过去有过很深的恋爱关系，这对丈夫来说不会是愉快的，这很自然，我也能理解，但是可不能让这种情绪影响我们对案情的判断呀！”

“您放心，我决不会用醋意代替判断！”郑雷愠怒道。

“而且，你要知道，付云本人已经招供了！”他提醒曾调阅全部案卷的姐夫，又露出了得意之色。“我们认为可以结案，就因为这点！”

此时郎舅二人已罢酒，开始吃饭了。程沂察觉郑雷不太高兴，便尽量委婉地说：

“这两点的确是定罪的重要根据，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如果他的供词是伪供呢？”

“那怎么可能，他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怎么不可能！一个人因为某种痛苦，使他感到接受死刑还好受一些，他就会那么干的。”

吃罢饭，郑娟母女收拾厨房去了，两郎舅相对斜靠在两具沙发上，默默地吸烟。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程沂平静地眯着双目，仿佛睡着了，只有时不时吸烟的闪光，才表明了他还醒着。郑雷看着姐夫那合上的细长眼睛，想起了由此引起的一段有趣对话，曾有人指出程沂的眼睛就是类似关云长、王熙凤的所谓“凤眼”。人们和他开玩笑，他愿为关公，还是为凤姐？他回答说，他宁为凤姐。以后这还成为把他打入牛棚的罪状之一。想到此，郑雷烦躁地站起来，踱到窗

前。窗前高大的梧桐树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压盖下，摇曳着阔大的叶子——有风了。他又想起了姐夫的一个爱好：姐夫喜欢住在梧桐树旁边，以便在下雨的深夜，倾听梧桐叶被雨点打击发出的声音。所谓“五更桐叶最佳音”是姐夫吟诵不辍的诗句。姐夫作为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感情细致丰富的一面，也有作为刑侦专家明察秋毫、冷酷无情的一面。郑雷常常在想：这两者怎么会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呢？然而今天他却没兴趣来探索这个问题。

“你究竟觉得我们的结论有什么靠不住的地方？”郑雷啪的一声打开了电灯，问道，声音里不无恼意。

“靠不住的地方很多。其实基本依据就经不起推敲！”程沂在烟雾里缓缓地把眼睛睁开，毫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平静地说，“不过在我把线索理顺之前我是不想说什么的。我不习惯于搞‘群众破案’，尽管那办法也不坏，也能解决问题，可我不习惯。一个人总有他自己的习惯！我习惯于独自一个人干，一旦有人参预、打扰，我的思路就总是集中不起来！”

这时，郑娟进来催他们洗脸，说是郎舅俩酒都有点过量，须早点休息。

“洗什么脸，还要赶到S县去呢。”程沂看了看表，不满道，“怎么车子还没来？快八点了！”

郑雷略显惊讶道：“这个时候还要赶去？”

程沂“唔”了一声，道：“八点准时出发，这是我中午就给助手作了布置的！你不知道，我就象个上满了发条的钟，必须马上运转，进入工作，要不心里不踏实……”

他话未说完，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不一会，匆匆进来两位青年刑警，都长得很健壮，眉宇间也有一股机敏气。程沂立刻把烟头扔进烟灰缸，精神抖擞地跳起来，又伸手把郑雷拉起来，简单地向家人告了别，匆忙出门登车。

这是一辆半旧的“华沙”，有三排座位，司机在前排，程沂和郑雷坐中间，两位刑警坐最后。车灯大开着，车子箭一般地往城外驰去。不一会，程沂竟睡着了，头渐渐歪过来，搁在了郑雷肩上。不久甚至鼾声大作。对这位面临复杂的重大凶杀案的著名刑侦专家，这真是难于理解。郑雷心里嘀咕着。

S县城是古雅美丽的，城里保存着不少古典式的建筑，甚至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文庙。紧挨着文庙是颇有苏州园林风味的公园。街道是宽阔整齐的，两旁并列着法国梧桐，枝叶伸展到街中心，仿佛搭了一座长棚，炎夏之际，人在街上走，凉意袭人。程沂独自在街上踱着，阳光透过枝叶投映在他的肩头和脚下，使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他感到那真正的凶手随时都象阴影似的紧跟着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刚从“在押嫌疑犯”付云家里出来，他是去访问付云的母亲和邻居的。经过几天的工作，他已经初步断定付云是冤枉了。他现在正是到县委去向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冯炯汇报案情。

那天晚上一到此地，他就以省局特派员的身份召开了县公安局全体干警会议，宣布由自己接管覃珍遇害一案。并且指

定徐不名作他的助手。又命令将付云移至另一设备较好的牢房，由自己带来的刑警张坚、李范负责看守，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近付犯。第二天他就获悉一部份同志对自己布置的反感。有人不满他不和别人商量就任意独断专行的作风，嘲为“真是钦差大臣的派头”；有人则对他用张坚、李范隔断付犯与县局方面的接触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对付犯的保护性措施，是不相信本局全体干警。对这些，程沂均付诸一笑。

昨天，他用了几乎半天的时间提审犯人付云；今天，由街道革委会主任刘七婶陪着，去访问了付家的邻居和付母。

付家住在一所十家大院内。程沂去时，付母出外买菜去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铜锁。他便跟着刘七婶跨进了付家隔壁的门。这是退休教师王老师的家。当时王老师和王师母都在家。刘七婶作了介绍、说明来意后，王老师夫妇的接待是很得体的，但对程沂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支吾回避。刘七婶劝导他不必顾虑，说上边这次是要对付云一案推倒重新复查，不论将来怎么结案，都与他无干。

“我担保！”刘七婶豪爽地拍拍胸膛，笑道。

“你担保我？嘿嘿，”王老师苦笑着摇摇头，“谁又担保你呢？”

“这……哎呀呀，王老师你真会说！”刘七婶颇为尴尬，旋又对程沂解释道：“也难怪王老师不敢说，这些年真把人整怕了！哪一个担得起为‘反革命杀人犯’说好话的罪名呢？”

“是嘛，人家公安干部已经宣布了付云的罪名，我们还敢开腔说什么呢？”王老师冷笑道，“包庇罪犯且不说了，那

岂不就是反对公安人员吗？反公安人员，这年头比反哪一级党委书记还罪大恶极！”

这话在程沂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些年，由于法制不健全，任意捕人，任意殴打审查对象，公安工作在人民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沉痛地对王老师说：

“你批评得对！”

“不不，不是批评，是我怕自己失脚啊！”

“不，请不要顾虑什么，这种不让人讲真话的现象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党中央正在想法矫正时弊，我们大家也都在斗争，希望你也能振作起来！”

王老师似有所动，脸色温和了一些。他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

“不下决心纠正不行啊，老程同志！尽管‘四人帮’垮台了，他们那一套并没有完全垮台。照旧发展下去，你说，我们小百姓还有什么想头？”

“是的，一切错误都必须纠正，一切是非都必须澄清！”程沂趁热打铁，赶快把话引回正题上来。他说：“比方付云的案子，就显然有问题，如果不搞个水落石出，加以纠正，岂不会害了好人，放了坏人吗？我们大家能心安吗？”

“你说得对！”王老师拍了一掌桌子说，“付云怎么会杀人呢！因为父亲的问题，他是在歧视中长大的。这造成了他懦弱的性格，如果有人往他脸上吐口水，我敢担保他连措都不敢措！而且覃珍是在三号晚上八点钟左右在火神庙后面遇害的，据说这是地区法医验尸后的结论。但那天下午八点

半开始我就和付云一块在下棋，一直到十一点钟，整个院子怕有七、八位邻居来观战的。当然，下棋之前有半个小时可以供他作案，他八点左右也的确出去过一趟。可是我也记得，他回来的时候衣服还是那么整洁，根本不象杀过人的样子。”

“从你们这里到火神庙后的荒坝坝需要多少时间？”

“我每天散步都要经过那里，中速步行十五分钟就够了。”

程沂估摸了一下，断定来回最快也要二十分钟，便又问道：“你记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王老师点点头，道：“我当时坐在院坝里，就着窗前的大灯泡看小说，见他出来，就招呼他来下棋。他说有人约他这个时候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陪我下。还嘱咐我一定等他。他人还没走，我老伴就在屋里催我吃晚饭……”

“当时他看书入迷了，催了几道都不动！”王师母接过话头补充道，“我听他和付云在嘀咕下棋的事，怕他们又下上了，赶快提醒他，已经八点过了。”

“我当时听老伴这么一说，不自觉看了一下表：八点过五分。”王老师补充道，“后来他回来，我们马上摆开了棋盘。为了掌握时间，我又看了一下表，刚好是八点半。”

程沂点了点头，想，这么说，只剩下五分钟的作案时间了。当然，这对一个经验丰富的惯犯来说也不是办不到，但对付云来说就难了。他调阅过付云的档案，此人以往是遵纪守法的，根本缺乏“犯罪经验”。

“他当时情绪怎么样？”他问道。

王老师想了一想，说：“他好象有一点忧郁。”

“是慌乱还是忧郁？”

“是忧郁！”王老师肯定道，“而且是淡淡的。不过也许根本就没有，总之情绪是平静的！”

“他下棋输了吗？”

“不，他连赢三盘。”

“唔！”

离开王老师家，他又访问了几户邻居，证实了王老师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而王老师介绍的情况又进一步证实了他前天的判断：付云是无罪的。

前天，郑雷和徐不名向他出示了在火神庙后现场制取的石膏脚印模子以及和模子完全吻合的付云的一双皮鞋。程沂问这印模是取自距尸体多远的地方。郑雷说是在尸体旁一尺远处。徐不名补充说当时因附近其他地方的脚印太浅，不便制取，只有那地方的稍深一点。程沂用特制的“刑侦尺”一量，只有一公分深。他当天就独自一人去踏勘了现场。

现场在布满蛛网、堆满鸟粪的火神庙后。但去那里却不必从庙里穿过，一者因里面横梁壁板垮塌，荒草没膝，二者传说里面常常闹鬼，人们都是从庙旁的小径绕过去的。其实，平时从那现场过往的人就很少，那里即使在大白天，也颇阴森可怕。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子，竹林约莫有一两亩地光景。竹子长得密而高，阴翳蔽日，以至破庙后门前边那块空地光线很弱，即使在正午，也会使人误会临近傍晚了。程沂去时，正好有一支不知名的怪鸟凄厉地啼叫。竹梢迎风摇曳，飒飒作响，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他想，这么一个可以使人疑

神疑鬼的地方，真是凶手作案的好场所。来此之前，徐不名说尸体是在空地的中央发现的。程沂踱了几个来回，发现中央地带土质较松，一般成人只要稍有所动，脚印就可深达两公分多。而据法医的验尸结论则云尸体共有三处伤。两处伤分别在手臂和肩部，另一刀则是在颈部——这显然是致命的一刀，因而必然是最后一刀。所以，程沂断定死者死前一定有过一番挣扎，因而凶手前两刀才未命中要害。然则付云留在现场的脚印为何只有一公分深呢？可见，付云的脚印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是在散步或踌躇着等什么。所以他的脚印是在凶杀案发生之前就留下了的。而且，据案卷记录，留下脚印的那双皮鞋是在执行逮捕时从付云脚上脱下的。如果凶手真是付云，他为什么不毁掉这个十分可能败露他阴谋的罪证呢？这一切是太不合逻辑了。

他谢绝了王老师和刘七婶的陪伴，决定单独去看看付云的母亲，——不是去了解情况，而只是去看看。他渴望一见这位为了洗刷儿子的冤屈而呼号奔走的老人。老人投书省府的勇气，使他想象她一定是体魄健朗，目光炯炯的。然而一见面他却呆住了。老人身材瘦小，使人联想到那因阳光不足而长不高大的枯树。头发是灰白的，缺乏光泽，就象一堆干燥的麻。两眼浑浊、呆滞，只有那灰黄的眼珠偶尔一动，才表明它是有生命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几十年前，她和乡村小学教员的丈夫的结合，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两家都穷，就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据她后来回忆，她当时只是手挽一块破包袱，由弟弟陪着嫁了过来。后来丈夫参加红军游击队，走了。抗战初期还偶尔回来过几次。不久丈

夫做了彭德怀将军的参谋，一步不离地跟着将军南征北战，只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回过一次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家里年迈的公婆全靠她一手侍奉，直到解放后。她丈夫最初是在一个省的省委做秘书长，要她带着孩子进城一块过，可她习惯于都市生活，只是偶尔陪公婆进城住个十天半月的，一年倒有三百多天在乡下干活。公婆不久相继去世，又值儿子考入了省城的医学院，她才长住在丈夫身边。丈夫被撤职查办，她又只好跟着儿子到这小县城居住。所以，她不象一些高干家属那样，浑身沾染了令人侧目的都市味，却完全保持着中国农民的纯朴、敦厚和情真意挚。一听说来人是省公安局的，她浑身一震，仿佛恢复了生命力，又仿佛落水者在奋力攀援一块偶尔出现的木板，马上大声诉说她儿子的冤枉。程沂记得那无非仍然是申诉书上的话。她声泪俱下，有几次泣不成声，那眼泪之多，使程沂十分惊讶：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但自己立刻又作了答复：那是从一位母亲心里涌出来的啊！他不禁想到了自己早已去世的母亲，他甚至羡慕付云能有一位母爱如此深厚的母亲。这位铁石心肠的刑侦专家也忍不住鼻子发酸了。

“要是包青天还在就好了！”

老人诉完苦后，似乎觉得说也没用，便绝望地长叹一声，悲哀地说了上面那句话。

“您不要难过，是冤屈，总会申雪的，尤其是在今天！”程沂情不自禁地移座到老人近处，抚着她枯枝般的手，恨恨地说。

从付家出来后，程沂才察觉自己满脸是泪。他怕别人发

现他的失态，急忙躲到墙边，迅速揩去。

他抑制着激动，踏着梧桐投映在地上的阴影，来到县委门前。他告诉传达室那位气派不亚于海军上将的传达：要找冯炯。传达震惊于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人竟直呼县委副书记名讳，估计一定是个什么妄人，异想天开，想要直接找书记“落实”什么政策。

“冯书记不在！”这句话的前三个字他咬得特别响，带有纠正之意。

“真的不在吗？”程沂嘲弄地问道。

传达勃然大怒，用一种本地口音的官腔警告道：

“说话注意点，这里是县委机关！”说着用食指往房顶一指。

“可我是省里来的，”程沂照着他的样子往房顶一指道，仍是那样嘲弄地微笑着。旋又将工作证扔在桌上，然后慢悠悠地点燃一支烟，“怎么样？”

传达翻看工作证，不禁一愣——但这只是一刹那，马上就恢复了镇定。

“原来是省公安局的程处长！”传达双手送回工作证，脸上的冰霜不见了，却堆满了笑。而且在称呼程沂官衔时，习惯地把那个“副”字给省略了。“我来给程处长领路……”

“何必呢？你指给我方向就行！”

“是是——往那边对直走，倒左拐，再倒右拐……”

“这种衙门作风，再继续下去怎么得了啊！”

程沂心里想着，长叹一声，往里走去。

说起来，冯炯是他的老战友了。解放前，他曾在这个县领导一支游击队，冯炯是他的参谋长。他负伤躲在郑雷家那